

歷史在震動 — 「佔領華爾街」的意義

曾澍基

www.sktsang.com

2011 年 10 月 23 日

(編輯版本同日刊於《明報》)

「佔領華爾街」代表什麼？

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於今年九月中從美國紐約開始，迴響已散播至很多國家和地區。它最具歷史意義的，是就 2008 年第 3 季爆發的金融海嘯與接續的、自 1930 年代以來最大全球經濟危機，鼓動了意識醒悟。

衝擊百年一遇，驗證以華爾街為龍頭的金融資本主義對世界經濟體系的長期扭曲，以及美歐政府為挽救「過大而不能倒閉」(too big to fail) 機構的「有毒資產」(toxic assets)，而造成的群眾性傷害。

納稅者付錢，窮富懸殊加劇，不少大亨及隨從者享受依然。除所謂「沃爾克規則」(Volcker Rule) 限制銀行從事自營交易等活動外；真正的改革卻迷失於權力走廊之中。

若無怒吼，公義何在？

如同 1% 對 99% ，「佔領」口號極富挑戰性，也許「過份」；但大多數反建制行動，若不越位就無法在權力籠罩之下出頭。那些遵守傳統規則的抗爭，產生過改變頑固現狀的持續效果呢？

運動不外一個月左右。「佔領」暫屬象徵性，而非訴諸實際的、物質的霸據。民間力量還需凝聚。

運動的可塑性

祈連(Naomi Klein)十月七日刊於英國衛報的文章說得好：「佔領華爾街」跟 1999 年在西雅圖開展的反全球化抗議活動，最大分別乃前者聚焦的並非世貿組織、G20、或國基組織的峰會，而是金融海嘯所昭

示的制度及政策的不公平。目標鎖定，但無像反首腦聚會的結束日期。

從另一角度來看，這亦屬運動能否持續的關鍵矛盾。它的涵蓋面很大，甚至極大，需要的是重新反省世界經濟秩序與社會各階層的複雜關係；意味深入的理解、廣泛的宣傳、以至政社經意識型態的根本改變。

「佔領華爾街」口號，在媒體化世界裏有激動人心的作用。不過，邏輯上它應該代表金融資本主義的龍頭 -- 華爾街受到群眾控制，甚至停止運作，除非具意義的改革真正推行。

現時，抗議雖已廣泛散播，核心行動仍限於華爾街附近公園集會，而其他「佔領 XY」、「佔領全球」的抗議或在周末舉行，或於中心商業區遊行、教堂暫駐，或通過紮營等形式，未對金融運作機制產生實質影響。當權者與大亨們也許像克魯明 (Paul Krugman) 所說，有點「恐慌」，但私底下可能覺得是種反諷。

我無意批評初生運動。反華爾街抗議值得支持，亦早該出現。我只想指出：言行、策略及目標的一致性，對運動的延續和成功非常重要。當年反越戰需否「佔領」五角大樓？環保、反污染又「佔領」什麼？若想革命，就不單佔領，而須進及推翻與「改朝換代」。如果是改革，具體建議遲早便要提出。

同情卻有保留的論者之中，Sidney Tarrow 的文章用了 Charles Tilly 的社會運動分類標準：(1) 清楚的代表界別；(2) 政策建議；(3) 支持者的組合、型格。他認為「佔領」抗議屬「新東西」，對其前景和可能產生的結果似乎不太樂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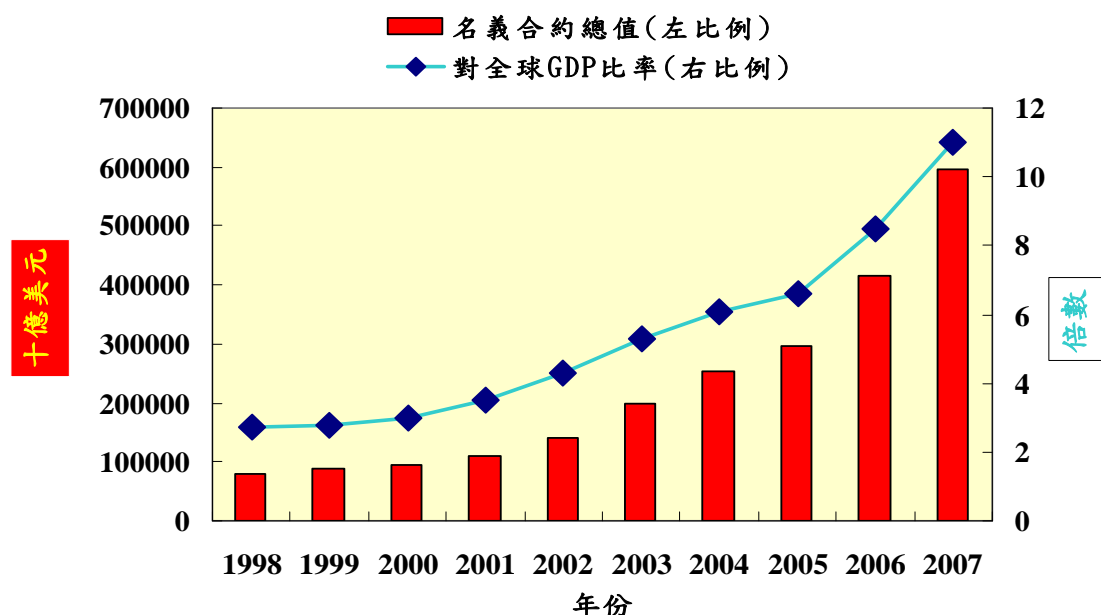
此種分析頗為學究。對剛開展的運動要判斷言之尚早。「新」就是新，想像力在關鍵時刻很重要。誰在 1850 年預料到廿一世紀的情況？改變世界怎會容易？

資本主義長波與金融海嘯

資本主義的長波危機(註)，我寫過各種分析。2001 年的「德、日、美資本主義先後滑落長波？」一文，從金融資本的泛濫現象去解釋長波下浪的「非同步化」；主因乃資金到處流竄，跟紅頂白。

諷刺的是，之後金融資本更迅速地淹沒世界。結果 2008 的海嘯之下，無一經濟體系倖免。三種決定因素可以確認：(1) 以美歐為首的先進資本主義，「先洗未來錢」，債台高築；(2) 1990 年代後期開始，克林頓、小布殊推行金融業的自由化；聯儲局的格林斯潘和貝南其又於貨幣政策配合，增加供給、降低利率；(3) 科技通訊革命使金融業在低息環境下各出奇謀，衍生工具泛濫。我編繪的圖表是個證據。短短十年，衍生工具的場外交易量由全球 GDP 的約三倍暴漲至十一倍！

全球場外交易(OTC)衍生工具的名義合約價值近年急升



資料來源：國際清算銀行、世界銀行

制度矛盾與政策的偏頗反應

簡言之，金融海嘯乃宏觀鬆懈加微觀追利形成惡性循環的後果。

本應，長波下浪屬深層病症，就像癌患者，應把毒瘤割掉(債務清毀/削減)，另需電療/化療(進行經濟、政治及社會改革)，重新調養身體，糾正自己的壞習慣(再平衡消費、投資跟儲蓄三方面的關係)。

但是，以歐美為首的「先進」經濟體系，反其道而行，推出史無前例的貨幣量化寬鬆、財政介入和各種補貼措施，不肯切除華爾街、倫敦與法蘭克福的債務腫瘤，以免損害金融大亨的利益。私營部門的壞帳

被社會化了，變成公共的負擔，再轉為私人財富、收入。難怪斯蒂格利茨(Joseph Stiglitz) 的文章，雖寫於運動之前，其題目(“Of the 1%, by the 1%, for the 1%”)成了抗議人士攻擊當權者的口號。

更甚的是，右派政黨乘時興起，拒絕對財富階層加稅，卻鼓吹減少影響中下層生活的公共開支。那些所謂評級機構，根本就屬問題根源之一，近來竟然義正詞嚴，把注意力轉移向主權債務，並專注總數，沒理會收支的階層結構細節，以至對未來復蘇的含義。

長痛不如短痛，但短痛須痛得有意義。經歷 2008-2011 沖擊的「先進」經濟，被撕裂為「有錢者」、「無錢者」與赤貧。我並不盡信凱恩斯主義，但它現代的防衛者，起碼了解「流動性陷阱」(liquidity trap) 意味以財政為先的挽救短痛方法，可提高有效需求，防止後兩者(「無錢者」跟赤貧)沉淪，最終成為「不能僱用者」(the unemployable)。取向比較人性化和負責任。

反而，那些在紐約、倫敦及中美天堂島嶼坐擁超級豪宅，投資流向新加坡、聖保羅、孟買、北京或上海的美歐受寵人士，國內消費的邊際傾向高極有限。他們對誰效忠？

貧富差距引致世界資本主義利潤實現危機，有什麼難以理解呢？1%的美夢竟可延續，未被驚醒。人間何世？

「佔領華爾街」的前景

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之所以出現，足證有良心、視野的人士，都覺得應該重新反省世界經濟秩序與社會各階層的複雜關係，以至金融制度的管治及監管問題。

華爾街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頂峰。諷刺的是，由於互聯網革命，大部分掌權者並不住在那裡，雖然操作系統的硬件和軟件都設於確實的地點。那麼，須真正地佔領的「對象」是什麼呢？我們如何對抗一個已經滲透世界的制度？

除群眾動力之外，這方面需要深入的分析理解、廣泛的宣揚、與新意識型態的冒起及凝聚。

至於其後的實質結果，會不會變成權力走廊的另類交易、群眾運動的

擴散和組織化、或某類的突破？要求會否如「特許金融分析員協會」(CFA Institute) 的會長 John Rogers 所言，包括開徵金融交易稅，沒收不合理利潤及收入，金融社會化等措施呢？

甚或更革命性的變遷？則難逆料，特別是長波下浪繼續惡化的話。說到底，運動只開展了五個星期。群眾熱情、想像力、和洞識將起最大影響。

歷史充滿各類抗爭，某些雷聲大、雨點小，跟着消聲匿跡，另些達致中短期狀況的轉折，更有像五四運動、綠色主義一樣，其意義遠超越即時可觀察的現實。「佔領華爾街」將屬何種？

註：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·康德拉季耶夫 (Nikolai Kondratieff) 於 1920 年代提出，資本主義經濟 50 多年盛衰周期的長波論說，自 70 年代起，研究界對於長波的下浪會否像 1930 年代大衰退般再度重臨爭論不休，美國「新經濟」泡沫爆破令長波理論重新受到注視。

作者曾澍基為前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，於 2010 年退休。

參考資料

Naomi Klein (2011), “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s down to us – the 99%”, The Guardian, October 7

Paul Krugman (2011), “Panic of the Plutocrats”, New York Times, Op-ed, October 9,

Barry Ritholtz (2011) “Financial Crisis: Final Essay Exam”, The Big Picture, July 20.

Rupert Walker (2011), “Financial industry needs to repair its image, says CFA Institute”, Finance Asia, October 17.

Joseph Stiglitz (2011), “Of the 1%, by the 1%, for the 1%”, Vanity Fair, May.

Sidney Tarrow (2011), “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”, Foreign Affairs, October10.

Tsang Shu-ki (2011) “Global Financial Challenge: Post-Tsunami Era”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Tsang-GFC-2011-0920.pdf>)

曾澍基 (2011) 「百年一遇的世界經濟危機」
(<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Tsang-crisis-20110722.pdf>)

曾澍基 (2001) 「德、日、美資本主義先後滑落長波？」
(http://www.sktsang.com/ArchiveIII/LWSAL_C.PDF)